

明代画竹名家赵备《竹石图》轴

■江苏淮安 王厚宇

明画录载:赵备,号湘南,一作湘兰,鄞(今浙江宁波)人,万历末官中舍,善于写竹,纵横雄逸,迥出一世。尝客维扬,同里马斯藏以指挥领漕北上,具白纛四幘,欲备写万竿烟雨图,以奉一要人。备即轰饮大醉,研墨盈缶,旋泼旋收,凡高者、下者、浓者、淡者、斜者、正者,员当谷大者,管城子细者,远望之淋漓而翁郁,审视之区别而分明。要人得之大喜,遂擢斯藏为督运。其为世所珍爱如此。亦工山水、花卉,有渭川图卷、花卉卷。此外,《宁波府志》《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》亦有其记载。赵备曾客维扬(今扬州),足迹曾到淮安,故在苏北留下了一批作品,今淮安市博物馆收藏的《竹石图》轴(图1)就是其中的一幅。

《竹石图》轴,纵143厘米,横61厘米,绢本。图写山坡之上,细草丛生,秀石屹立。石左有墨竹三竿,顶天立地,姿致疏落,顾盼有情,气贯六合。图上竹竿劲挺秀拔,横斜曲直,前后穿插,法度井然。叶则浓淡疏密,聚散迳放,和谐成趣。乍看,宛如在清辉晓雾中婆娑翩跹,又似在夕阳余照下卓然生姿。竹石互衬,实为动与静之比。相辅相成,上下呼应,左右配合,表现了石坚竹秀的美好景色。全图洋溢着一种清逸秀雅之气,给



图1

人以坚韧贞洁、苍劲秀润之感,极富文人画的笔墨情趣。此图以散锋之笔写坡石。所写山坡秀石,先

以淡墨勾廓,由淡而浓皴出结构,然后用淡墨渲染,浓墨点苔,显得清新湿润,淋漓尽致。特别是地上的细草嫩芽,用淡墨细点,虽逸笔草草,却春意盎然,一派生机。此图以篆隶之笔写竹,所写之竹,淡墨写干,浓墨勾节,用笔沉着劲利,墨色秀润含蓄。竹叶多以湿笔写出,墨彩缤纷,淋漓尽致,或聚或散,或浓或淡,上仰下垂,左右纷披。而竹竿用墨略淡,节距较远,实按虚起,一抹便过。所画墨竹,法度谨严,意态潇洒,疏密、浓淡均合规矩,老竹新枝皆清新拔俗,神韵充足。每组枝叶的搭配,以及竹叶的顶梢、底梢、旁梢都画得非常考究。所谓“落墨即是,出笔便巧。”明人李开先《中麓画品》将其墨竹特点归为“劲”“活”“润”三字,所谓“劲”,即指其“笔法如强弓巨弩,彀机蹶发”。所谓“活”,是指其“笔势飞走,乍徐还疾,倏聚息散”。所谓“润”,是指笔法“含滋蕴彩,生气蕴然”。显而易见,这些特点在此图中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。因此,此图笔致灵动疏爽,竹浓石淡,浓淡辉映,写出了竹石的君子风范,是一件优秀的书画作品。落款为“赵备”,下钤“赵备之印”“湘兰”白文印(图2)。

此图上写墨竹三竿,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多有“华封三祝”之寓,“三竹”谐音“三祝”。此典出自《庄子·天地》:传说唐尧游于华,华封

人祝其寿、福、多子,故曰三祝。成玄英疏云:“华,地名也,今华州也。封人者,谓华地守封疆之人也。”又曰“华封三祝”。明清时期,写墨竹三竿者多为祝颂画,如郑板桥《华封三祝图》就是上写墨竹三竿,并题诗云“写来三祝乃三竹,画出华封是两峰。”再者,也有画墨竹三竿寓意多财、多寿、多子者,取“竹苞三多”之意。因此,此图有可能是幅祝颂画,是作者应人之请而作的祝颂图。此图只有下款而无上款,即是当时流行的穷款,题款也有意选在画面的不经意处。题款隐蔽,不显山露水,符合明代绘画题款的特征。同时,此画用绢而不用纸,这在当时的江浙地区的颇为流行,亦是江南文人画的特点之一。故此画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不言而喻,符合明代绘画特征,具有赵备所在的万历年间的时代特点,可见是明人赵备的作品。明代,淮安为河工重地和漕运重地,黄河、淮河、大运河交汇于此,是南船北马和舟车交替之地,亦是淮北盐业的重要集散地,故文化繁荣,经济昌盛,许多宁波人士来此经商,俨然东南一大盛会。是时,赵备有可能来过淮安,故在此创作了这幅画。因此,此图是幅真实可靠的明代绘画,虽历经沧桑和战火劫掠,但丝毫未受破坏,品相完好,故有重要历史和艺术价值,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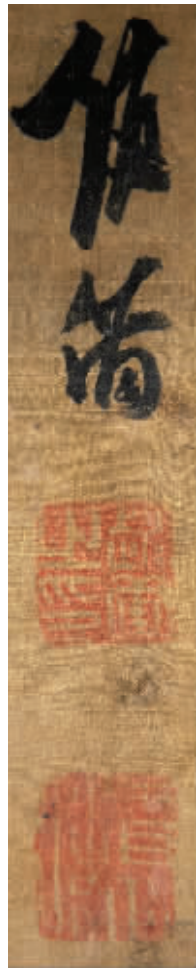


图2

幅幅花鸟画 首首抒情诗 ——余守谟花鸟画赏析



图1《清風》



图2《不染》



图3《牡丹》

■安徽望江 宋康年

余守谟(1911—1997),名守谟,号半聋,安徽安庆市人。早年毕业于上海美专,曾师从徐悲鸿、刘海粟等,研习西洋画,为中国较早接受西方艺术思潮的画家之一。抗战时期,安庆沦陷,他流亡辗转湘、桂等地,对绘画仍孜孜不辍。尤其在避难于皖南徽州新安江畔时,是他在美术生涯中重要转折阶段。当时新安画派名家辈出,在好友汪勋予的影响下,他改西师中,苦攻中国画艺术,为他日后的中国画创作奠定了基础。从上

世纪40年代初,他就绘画出《雄鹰图》等作品,名震一时。建国后,更是意气风发,精力旺盛,积极投入山水花鸟写生。其画作多以工兼写,题材广泛,融入了西画的基础,形成了造型简洁、笔墨雄浑、意境空灵的风格。无论水墨或设色,都以气韵取胜,特别是花鸟画从写实入手,题材更为丰富,可谓世上无物不入其画之中,大至苍松、雄鹰、鸡、鹤等,小至鸟虫麻雀等,信笔画来,呼之欲出,栩栩如生,意趣盎然。今择选一组余守谟的花鸟水墨画作品,以飨同好。《清風》(图1),98×

35厘米,作于1980年。寥寥几笔,把竹子勾勒得如此潇洒挺拔,清丽俊逸。作为花中“四君子”之一的竹,在历代文人眼中都是君子的代表。古代有许多咏竹诗,如宋代文学家王安石的“人怜直节生来瘦,自许高材老更刚”,苏东坡有“可使食无肉,不可居无竹”等,寄寓了高尚节气之情怀和象征正直虚心向上的精神。

《不染》(图2),73×38厘米,作于1980年,运用泼墨手法,将几株亭亭玉立含苞待放的荷花,画得多么鲜艳,别具生气,面对物欲横流的现实社会,令人不禁产生“濯清

涟而不妖,出污泥而不染”的清明廉洁之感。

《牡丹》(图3),26×32厘米,作于1970年。作品用墨浓淡,相映生辉,将几朵绽放的牡丹画得活灵活现,大有无色胜有色之感。

《八哥》(图4),96×35厘米,作于1968年。八哥为人们喜爱的鸟类之一,古有诗赞美,“鸚鵡身披黑色装,羽冠配戴靛新郎,仿人学舌两三句,捕食昆虫护谷粮。”将八哥写得如此伶俐可爱。画面上几只小八哥通体漆黑,浓淡相间,极少焦墨,姿态活泼,相依亲昵的神态,寄寓了人间自有真情

在的风尚。

《鸡》(图5),38×27厘米,作于1973年。鸡为古时人们较为喜爱的家禽之一,多以代表光明使者,又象征多子多福和美好生活。这幅画面上有一对公母鸡带着几只雏鸡,四处觅食,全家其乐融融,悠闲温馨的情景,充分反映太平盛世人们享受着和平幸福生活的时代精神面貌。

通过欣赏这几件作品,我们可以感受到画家

余守谟对花鸟画赋予了极大热情,可谓幅幅花鸟画,首首抒情诗。其画作主要成就,在于风格独特,自成一派,影响甚大。我们从他的画作中更会感怀其“豁达开朗,徜徉自放,安贫乐道,淡泊名利”的高尚品格和艺术人生,故在余守谟逝世后,著名书画鉴定大师启功和刘九庵还为《余守谟画选》题写了书名,可见他们对余守谟的画作水平的认可和嘉许。



图4《八哥》



图5《鸡》